

符号学视角下翻译教学中的审美误区

邝 燊¹, 李成彬^{1,2*}

¹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²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3日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已能高效完成基础语码转换, 翻译教学的核心命题正从“译得正确”转向“译得美好”。文章以艾柯符号学美学为理论视角, 结合刘宓庆翻译美学三维框架, 系统诊断当前翻译教学中“静态单一”的审美误区, 并提出“动态多元”的重构路径。研究发现, 当前翻译教学的审美窄化体现为三重困境: 审美客体层面, 教材选篇对“美”进行筛选清洗, 呈现封闭化特征, 且审美类型局限于文学领域, 忽略了科技、法律、广告等非文学文本的功能性审美维度; 审美主体层面, 学生被规训为被动的技巧执行者, 审美主体性被悬置; 审美再现层面, 评价标准固守“忠实通顺”的静态尺度, 审美再现趋于机械化。基于艾柯“开放的作品”“模范读者”与美学编码理论, 本文从审美客体、主体、再现三个维度提出对应重构路径, 指出在人机协作成为行业主流模式的背景下, 审美判断与创造性再现能力是人类译者核心价值的重要维度——算法可完成符号转换并提供多元翻译参考, 而译者则在AI辅助下于跨语言文化语境中实现独一无二的审美重建。

关键词

翻译教学, 审美误区, 符号学, 人机协作, 功能性审美

Aesthetic Misconceptions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Shen Kuang¹, Chengbin Li^{1,2*}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²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July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 2026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translation has become capable of efficiently performing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邝燊, 李成彬. 符号学视角下翻译教学中的审美误区[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51-59.

DOI: 10.12677/ml.2026.149897

fundamental language conversion. The core focus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correct translation” to “beautiful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employs Eco’s semiotic aesthetics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ed with Liu Miqing’s three-dimens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static and monolithic” aesthetic pitfalls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proposes a “dynamic and pluralistic”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urrent aesthetic narrowing in translation education manifests in three challenges: at the aesthetic object level, textbook selections filter and distill notions of “beauty,” resulting in a closed-off representation, with aesthetic categories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literary domain while neglecting the functional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non-literary texts such as scientific, legal, and advertising materials; at the aesthetic subject level, students are trained as passive technical executors, with their aesthetic agency marginalized; at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level, evaluation criteria remain rigidly tied to static standards of “faithfulness and fluency,” leading to mechanical aesthetic reproduction. Drawing on Eco’s concepts of the “open work,” “model reader,” and aesthetic coding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reconstruction pathway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esthetic object, subject, and representation—and emphasizes tha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becoming the dominant industry model, aesthetic judgment and creative representation capabilities constitute a crucial dimension of human translators’ core value. While algorithms can handle symbolic conversion and provide diverse translation references, translators, augmented by AI, can achieve unique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within cross-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exts.

Key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Aesthetic Misconceptions, Semiotic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Functional Aesthe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行业市场 and 人才培养面临空前的机遇与挑战。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传统人工翻译到多种技术辅助的人机交互翻译模式的转变，既重塑了翻译过程和译者的认知加工机制，也促进了翻译教学研究在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变革。面对这一技术变革，翻译教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当机器可以完成正确的翻译时，人类译者的核心价值究竟何在？一个日益清晰的共识是，审美判断与创造性再现在当前阶段仍是机器翻译的薄弱环节，构成了人类译者独特价值的重要维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将人与机器简单对立——在人机协作日益成为翻译行业主流模式的背景下，翻译教学更应探讨如何培养学生在 AI 辅助下进行审美判断的能力，而非将审美视为人类译者抵御机器的最后“壁垒”。遗憾的是，当翻译的技术性工作正在被机器接管之际，翻译教学对审美维度的关注却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本文所讨论的翻译教学，特指以培养职业译员和专业翻译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体系，而非作为外语教学辅助手段的翻译教学。在这一体系中，学生需要掌握的不只是语言转换的技巧，更是文化理解、文本阐释、审美判断等综合能力。然而，如前文所述，审美教育在这一体系中长期缺位：理论研究层面，审美教育作为独立议题在翻译教学研究中未获充分关注；教学实践层面，课程设置重技能训练而轻审美培养，评价标准固守静态尺度。

本文尝试从符号学视角出发, 以意大利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的美学思想为理论视角, 重新审视翻译教学中的审美问题。通过将刘宓庆的翻译美学三维框架(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再现)与艾柯的符号学概念(开放的作品、模范读者、美学编码理论)进行结合, 本文旨在诊断当前翻译教学中静态单一的审美误区, 并探索动态多元的重构路径。在 AI 时代重提翻译审美教育, 旨在直面一个实践性问题: 当机器可以完成正确的翻译时, 我们需要培养的是能够在人机协作中完成“美”的翻译的译者——既能善用 AI 工具提升翻译效率与质量, 又能在审美层面做出独立的创造性判断。

2. 相关研究

2.1. 翻译审美理论基础

随着翻译实践不断深入, 翻译审美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发展, 现已成为翻译学科受到广泛认可的核心维度。在中国译学传统中, 审美始终是翻译理论的关键维度。许渊冲[1]强调译者对原文意美、音美、形美的创造性再现, 将“求美”视为文学翻译的高标准。毛荣贵[2]延续了中国译学的美学传统, 从实践层面对翻译中的审美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 通过英汉语言美的对比分析(音美、词美、句美、意美、形美)、模糊美的语际转换, 展示了翻译审美活动的具体操作路径。刘宓庆[3]认为翻译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翻译审美活动涉及审美客体(原文的审美构成)、审美主体(译者的感知与创造)以及审美再现(从原语到译语的转化)三个核心要素的互动与统一。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审美维度则呈现不同取向, 如 Venuti [4]虽然强调翻译中的异化策略及其带来的审美效果, 但其核心诉求是差异性的伦理政治, 即通过审美来服务文化抵抗的目标。

通过比照相关理论,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对翻译审美的共识, 即审美不是翻译活动附属品, 而是其艺术性的核心。然而, 现有翻译审美研究多聚焦于文学翻译批评层面, 对非文学文本的审美维度关注不足——科技文本的“精确之美”、法律文本的“严谨之美”、商业广告的“说服之美”等不同类型的审美特质, 同样值得翻译审美研究予以关注。此外, 尽管理论架构逐渐成熟, 翻译审美研究对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仍然有限, 亟需从理论探讨走向教学实践转化。

2.2. 翻译教学中审美教育

2.2.1. 理论研究层面

近年来国内外翻译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穆雷、梁伟玲[5]基于 2007~2022 年《中国翻译》与 ITT 期刊的 538 篇论文比较, 指出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多宏观思辨, 通常擅长搭建较为全面完整的框架体系, 国外翻译教学研究则强调微观具体的实证探索, 不同类型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主题特色和焦点。但是国内外共同点是翻译教学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与此同时在其分类框架中, “审美教育”作为独立议题未获提及——这一“缺席”本身即构成一种诊断, 即审美维度在翻译教学研究的领域中, 尚未获得与其理论重要性相匹配的学术关注。

2.2.2. 微观教学层面

在翻译教学中的审美相关研究被边缘化, 继而导致翻译课程重技能实证而轻审美再现的动态过程。正如章艳[6]指出: “翻译美学却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指引作用, 这在目前蒸蒸日上的翻译专业建设中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她进一步分析, 这一缺憾源于教师的普遍误解, 即将翻译美学视为“理论研究”和“仅与文学翻译相关”, 从而主观上将其排除在教学关注之外。审美未作为独立模块纳入进翻译教学系统, 翻译教学评价标准多继承“信达雅”的静态标准, 这一现状导致学生审美敏感性弱, 翻译产品常呆板、生硬, 无法实现动态审美再创造。

2.3. 符号学视域下的翻译审美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在翻译教学的研究领域中, 审美维度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 而艾柯的美学思想恰恰为重新审视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中, 朱光潜[7]在《谈美》中从美学基本原理出发, 论证了审美活动在语言艺术中的核心地位, 其关于审美经验与艺术创造之间关系的论述, 为翻译审美教育提供了本土美学资源。艾柯的符号学美学不仅关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审美问题, 其关于“开放的作品”与符号编码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理解非文学文本的审美维度——任何文本类型, 只要涉及符号的选择、组合与表达效果, 便具有审美层面的考量空间。

首先, 艾柯美学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美”的动态开放性。艾柯在《美的历史》[8]中系统呈现了西方美学观念的流变轨迹, 从古希腊的和谐之美到中世纪的光明之美, 从文艺复兴的比例之美到现代的破碎之美, 美从来不是单一永恒的理念, 而是随时代与文化多元演变的观念建构。郭全照[9]在《玫瑰与蜗牛: 艾柯美学研究》中进一步梳理了艾柯美学的整体图景, 指出其美学思想与其符号学、阐释学存在内在统一性, 贯穿于“开放的作品”理论、中世纪美学研究、清单美学等多元探索之中。在《开放的作品》[10]中, 艾柯进一步阐述了艺术作品的开放性本质: 作品的意义并非凝固于创作完成的那一刻, 而是在接受者的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 这为理解不同文本类型(包括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审美阐释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框架。艾柯在《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11]中系统构建的符号学体系, 为分析翻译中的符号转换与审美信息传递提供了理论基础: 审美信息以其对常规代码的偏离产生意义, 翻译正是这种偏离效果的跨语言重建过程。这一系列发现表明若翻译教学固守单一的“美”的标准, 实际上是背离了艾柯所揭示的“美”的历史本质。

然而, 艾柯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现状却表明, 其翻译思想虽已引起学界关注, 但研究深度仍有不足。艾柯在《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12]中提出的“模范读者”概念——即文本预设的、能够按照文本意图进行合作的理想阐释者——为理解译者作为审美阐释主体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覃江华[13]系统述评国内外艾柯翻译研究后指出, 现有研究聚焦于其合作翻译行为及对忠实、等值、文本意图、模范读者等问题的探讨, 但“书评性文章居多, 专题性研究偏少”, 对艾柯翻译符号观、翻译阐释观的反思“还有待加强”。这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现状, 即艾柯思想的丰富内涵尚未被充分引入翻译研究。

更为关键的是, 艾柯美学与翻译审美研究的交叉领域目前仍属空白。尽管艾柯在《美的历史》[8]中系统论述了“美”的历史性、多元性, 其美学编码理论亦为理解翻译中的审美再现提供了潜在理论资源——美学信息以其创新特点破坏常规代码同时又创造新代码, 这一过程与翻译中原文审美特征的“破坏-重建”具有内在同构性。然而, 这些思想尚未被系统引入翻译审美教育研究, 尤其是在非文学翻译的审美维度上, 理论探索几乎空白。这一理论缺口, 恰恰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以艾柯的美学观为视角, 重新审视当前翻译教学对“美”的窄化理解, 这种窄化不仅体现为审美类型局限于文学领域, 更体现为对翻译审美本身理解的静态化与单一化, 旨在为翻译审美教育开辟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

3. 静态单一: 当前翻译教学的审美误区诊断

当前翻译教学的审美窄化并非单一环节的问题, 而是贯穿于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再现全流程的系统性偏差, 整体呈现出静态单一的特征, 与审美活动的动态本质形成背离。

3.1. 审美客体: 教材选篇的审美筛选与封闭化

审美客体是翻译审美活动的对象基础, 其呈现方式直接塑造学生对“翻译之美”的初始认知。当前翻译教学中, 审美客体的窄化首先体现为教材选篇与译例的系统性筛选, 学生接触的“美”是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封闭范本。

从现象层面看,教材选篇的审美窄化体现在四个维度。其一,文体类型的选择性呈现:教材偏好规范、典雅的经典文学文本,对具有实验性、陌生化特征的现代文本接纳度较低,且非文学文本(如科技报告、法律文书、商务信函、广告文案)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选篇之外(或几乎要完全依赖教师的补充),学生难以认知不同文体类型各自独特的审美特质,如科技文本的精确与明晰之美、法律文本的严谨与庄重之美、商业广告的创意与说服之美。其二,审美类型的单一化:选篇普遍以“和谐优雅之美”为核心标准,对破碎之美、荒诞之美、冷峻之美等现代审美类型涉猎极少,且完全忽略了功能性审美范畴,窄化了学生对“美”的认知边界。其三,审美难度的降维处理:为服务技巧训练的可操作性,教材多选择审美特征清晰、寓意明确的短文,审美构成复杂、需要深度阐释的文本常被排除在外。其四,杨柳、张柏然[14]对经典翻译教材的统计显示,主流教材超过80%的篇幅用于讲解翻译方法与技巧,译例的选择首要服务于技巧说明,而非审美体验。

从成因看,这种筛选源于“技巧优先”的教材编写逻辑。当教学目标被窄化为技巧传授,文本便沦为技巧训练的载体,其独立的审美价值自然被边缘化。教材编写者预设文本具有固定的审美属性,且这种属性可以通过标准化译文直接传递,本质是将审美客体视为封闭的符号系统。

从符号学视角透视,这种处理方式直接违背了“开放的作品”[10]的本质属性。艾柯指出,艺术作品的开放性在于其打破了常规代码的稳定对应关系,邀请解释者以自身视角参与意义建构,文本的审美意义并非凝固于创作环节,而是在读者的阐释过程中动态生成。翻译教材将文本处理为固定的审美范本,搭配唯一的标准译文,本质是封闭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将动态生成的审美意义简化为可复制的静态属性,从根本上背离了美的开放性本质。同时,单一审美类型的选篇也忽略了美的历史性与多元性——不同时代、文化、文类中的美具有不同形态,无论是文学文本中“和谐优雅之美”与“荒诞破碎之美”的张力,还是科技文本中“精确严谨之美”、广告文本中“创意说服之美”等不同文类的审美形态,固化的选篇标准均无法呈现美的多元流变特征。

3.2. 审美主体: 学生审美主体性的悬置与弱化

如果说审美客体的窄化决定了学生“看到何种美”,那么审美主体性的悬置则决定了学生“能否感知与创造美”。当前翻译教学中,学生普遍被规训为被动的技巧执行者,其审美判断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充分激活。

从现象层面看,学生审美主体性的缺位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审美意识训练缺席:课堂教学以翻译准确性为核心目标,聚焦词性转换、语序调整等技巧的操练,极少引导学生思考“为何这样译更美”,审美意识未融入日常教学过程。其二,审美判断机会缺失:教材与教师普遍提供唯一的参考译文,学生的角色是标准答案的接收者,而非差异化译法的判断者,无需为译文选择提供美学依据,长期训练下审美判断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发展。其三,审美创造方向偏差:部分学生对“美”的认知陷入误区,或盲目堆砌辞藻追求华丽表达,或套用网络流行语迎合通俗趣味,未能建立贴合文本语境的审美判断标准。许旻[15]亦撰文指出,年轻译者翻译文学名作时滥用网络流行语,严重破坏了原文语境与审美格调,这一现象正是审美教育缺位的直接反映。

从成因看,主体性的悬置源于教师层面对翻译审美教育的认知偏差。如章艳[6]所言,多数教师将翻译美学视为纯理论范畴,且认为其仅适用于文学翻译,主观上未将审美能力纳入核心培养目标。当教学评价不包含审美维度,教师自然不会将课堂时间分配给审美讨论,学生的审美主体性也就失去了生长空间。

从符号学视角透视,这种培养模式本质是将译者降格为被动的符号解码者,而非意义的合作生产者。艾柯区分了“经验读者”与“模范读者”:前者仅从个人经验出发随意解读文本,后者则是文本预设的理

想阐释者, 能够与文本对话、共同完成意义建构。译者本应兼具“模范读者”与“模范作者”的双重身份, 既要深度阐释原文的审美意图, 也要在译语中重构审美文本。但当前教学将学生训练为机械的技巧执行者, 使其停留在“经验读者”层面, 无法进入深度阐释与审美创造的层次, 其主体性自然难以彰显。

3.3. 审美再现：评价标准的静态固化与机械化

审美再现是翻译审美活动的最终落点, 其评价标准直接引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当前翻译教学中, 审美再现的机械化根源在于评价标准的静态单一, “忠实通顺”被窄化为可量化的机械指标, 挤压了审美创造的空间。

从现象层面看, 评价标准的静态化体现为“忠实通顺”的内涵被窄化: 忠实被简化为字词层面的一一对应, 通顺被简化为句法层面的合规无误。只要译文在技巧层面符合规范, 便被认定为合格译文, 原文的韵味传递、译文的独立审美价值等维度, 极少进入评价视野。多数高校翻译课程的评分体系中, “忠实”与“通顺”拥有超高占比, 审美维度不仅占比极低, 且缺乏细化的评分标准, 基本不影响最终成绩。

这种评价标准直接塑造了学生的翻译认知: 学生将自身定位为“语言转换的操作者”, 而非“审美活动的主体”, 其目标是生产“正确”的译文, 而非“美好”的译文。长此以往, 学生形成了机械转换的思维定式, 即便面对文学性、审美性极强的文本, 也习惯于以字词句的对应为第一准则, 忽略了审美效果的整体传递。

从符号学视角透视, 这种评价体系误解了审美再现的本质。艾柯的美学编码理论指出, 审美信息的核心是对常规代码的破坏——原文的审美价值, 恰恰源于其对源语常规语法规则的突破。翻译的审美再现, 并非在译语中复制原文的字词对应关系, 而是要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代码破坏”方式, 重构与原文同质的审美效果。这一过程是创造性的符号重建, 而非机械的符号转换。静态单一的评价标准以“遵守常规代码”为核心尺度, 本质是用日常语言的标准衡量审美语言, 从根本上偏离了审美再现的核心逻辑。

为直观呈现当前翻译教学的审美误区特征, 现将其核心特征与符号学视角下的应然状态对比如下(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paradigms of aesthetic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表 1. 翻译教学审美认知的两种范式对比

维度	现有教学范式(静态单一)	符号学视角范式(动态多元)
翻译审美客体	封闭的审美范本、可复制的标准美	开放的作品、阐释中生成的动态美
翻译审美主体	被动的技巧执行者	合作建构意义的模范读者
翻译审美再现	符号的机械对应、忠实通顺为唯一尺度	符号的创造性重建、审美效果动态再现

4. 动态多元：符号学视角下翻译审美教育的重构路径

针对静态单一的审美误区, 以艾柯符号学美学为理论指引, 从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再现三个维度系统重构翻译审美教育体系, 并将 AI 技术作为审美教育的辅助工具纳入教学设计, 是 AI 时代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

4.1. 审美客体：引入开放文本，拓展多元审美类型

瓦解审美客体的封闭体系(见表 1), 要点是跳出“标准美”的筛选框架, 以“开放的作品”[10]为导向对教材选篇体系加以重构, 使学生接触真实、多元、丰富的审美文本。

优化文体与审美类型的配比,在保留经典文学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加入现代主义文学、非虚构写作、科技文本、法律文书、商业广告、公众演讲等多元文体选篇,涵盖和谐、冷峻、荒诞、力量、精确、严谨、说服等不同审美特质,破除将“优雅和谐 = 美”视为唯一标准的认知。例如可引入带有陌生化特征的现代诗歌、情绪张力突出的演讲辞、逻辑严密的科技说明文、创意十足的广告文案,让学生认知不同文体形态的审美特质,理解美的历史性、文化性与功能性——科技文本之美在于其精确与明晰,法律文本之美在于其严谨与庄重,广告文本之美在于其创意与感染力。通过多元审美类型的对比,使学生建立更为开阔的审美认知框架,认识到“美”不仅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也存在于各类功能性文本之中。

要重新开放文本的阐释空间,教材不应只提供单一标准译文,可搭配 2~3 种风格各异的经典译本,标注各译本的审美取向与阐释差异,将“标准答案”转化为“审美讨论材料”。对于同一原文,可同时呈现偏向异化、偏向归化等不同策略的翻译成果,引导学生关注不同译法背后的审美偏好,而非直接判断对错。

平衡技巧训练和审美体验的关系,教材编写要走出“技巧优先”的路径,设计专门的审美赏析板块,采用审美构成错综、阐释空间富有的文本,不以技巧讲解为主要目标指向,而是以指引学生感受文本的审美特质、探索多元阐释潜在机会为核心。通过开展开放的审美客体的设计,让学生由“被动接受范本”转向“主动参与审美搭建”,为审美主体性的培育奠定基础。

4.2. 审美主体：造就优秀读者，唤起审美阐释的积极性

恢复审美主体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于跳出“技巧执行者”的培养定位,以造就“模范读者”为目标,系统培育学生的审美意识、判断能力和创造能力。

将审美意识融入日常教学过程,在技巧讲解的内容之外,加入审美分析环节:针对每一篇译例,不仅要说明“使用了哪些翻译技巧”,还要剖析“原文的审美特质是什么”“译文如何传递这种特质”“是否存在其他审美呈现的可能性”。例如在讲解散文翻译时,引导学生觉察原文的语气节奏和情感基调,审视不同句式选择带来的审美差异,使审美思考成为翻译实践中的常规事项。在此过程中,可引导学生借助 AI 翻译工具生成多版本译文,通过对比分析不同译文版本的审美效果差异,训练学生在人机协作中做出独立的审美判断——AI 工具在此扮演“审美素材提供者”的角色,而学生则作为“审美决策者”进行最终的创造性判断。

为学生创造审美判断的实践场景,打破“参考译文唯一正确”的传统课堂模式,采用“多译本对比研讨”“学生译文互评”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差异化译法中进行选择,并为其判断提供美学依据。教师应从“标准答案的给予者”转变为“审美讨论的引导者”,不轻易否定学生的差异化阐释,而是引导其回到文本语境中验证自身判断的合理性,通过讨论提升审美判断能力。

引导学生实现从“经验读者”到“模范读者”[12]的升华。教学中要突出文本意图的约束作用,防止审美阐释陷入主观随意,同时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审美积累,在符合文本的前提下探索创造性表达。通过文本细读、审美点评、译本批评等训练,帮助学生学会与原文对话,认识其审美编码机制,成长为能够合作建构意义的“模范读者”,为后续的审美再现积累主体能力。值得强调的是, AI 技术在审美教育中并非干扰因素,而是可资利用的教学工具——教师可指导学生使用 AI 进行多译本快速生成与比对,借助机器翻译的多样性输出,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审美比较素材,使学生在人机互动中既发挥技术优势,又锤炼自身的审美判断力。

4.3. 审美再现：转向符号重建，构建动态审美评价体系

破解审美再现的机械化,核心是跳出“忠实通顺”的静态评价逻辑,以“符号重建”为核心,构建多

元动态的翻译评价体系, 引导学生关注审美效果的创造性传递。

首先, 重构评价指标的权重与内涵。打破“忠实通顺”的单一尺度, 建立“准确性+审美性”的二元评价体系, 将审美维度的权重提升至 30%~40%, 并制定细化的审美评价标准, 包括原文审美特质的还原度、译文的语言审美质感、审美策略的合理性等维度。对“忠实”的内涵进行扩容: 忠实不仅是字词句的对应, 更是整体审美效果与文本意图的忠实。

其次, 采用分层分类的评价标准。不能为了审美再现而牵强附会, 而是针对具体翻译对象有的放矢。比如, 文学作品的翻译, 审美再现涉及的美学理论会较全面, 因为文学作品属于艺术领域, 本身就是一部美的作品; 而翻译一篇科技作品应体现为严谨精准之美, 法律文本体现为庄重严密之美, 广告翻译的美体现为感染力与传播力之美, 商务信函体现为得体高效之美——不同文类的审美标准各有侧重, 分层评价才能引导学生理解不同语境下的审美再现逻辑。此外, 在人机协作的翻译生产模式下, 评价体系还应关注学生运用 AI 工具辅助审美决策的能力, 将其纳入过程性评价的考量维度。

最后, 强化过程性评价。将评价从“最终译文打分”延伸至“翻译过程的审美思考”, 要求学生提交译文时附带审美说明, 阐述自己对原文审美特质的理解、采取的审美再现策略以及选择依据。通过过程性评价, 引导学生建立“先审美判断、后翻译实践”的思维习惯, 真正将审美思考融入翻译的全流程, 实现从“机械符号转换”到“创造性符号重建”的转变。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艾柯符号学美学为理论视角, 结合刘宓庆的翻译美学三维框架, 系统审视了当前翻译教学中的审美窄化问题。研究表明, 当前翻译教学中“静态单一”的审美误区是系统性的: 审美客体层面, 教材选篇对“美”进行筛选封闭, 将开放的审美文本简化为固定范本, 且审美类型局限于文学领域, 忽略了科技、法律、广告等非文学文本的审美维度; 审美主体层面, 学生被规训为被动的技巧执行者, 审美阐释的主体性被悬置; 审美再现层面, 评价标准固守静态的忠实通顺尺度, 将审美创造简化为机械转换。三个维度相互强化, 形成了封闭的教学循环, 导致审美教育长期缺位。

艾柯符号学美学的引入, 为翻译审美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一, 美并非凝固的实体, 而是在符号阐释中动态生成的观念, 且其形态因文类而异——文学文本的和谐之美、科技文本的精确之美、法律文本的严谨之美、广告文本的说服之美, 均为“美”在不同符号系统中的具体呈现。因此翻译审美教育不能止步于传授单一的“美的标准”, 而应培养学生感知多元之美、动态阐释美的能力。其二, 译者并非原文的被动接收者, 而是意义与审美的合作生产者, 因此翻译教学应将学生从技巧执行者培育为具备审美判断力的“模范读者”。其三, 审美再现不是符号的机械对应, 而是“代码破坏”效果的创造性重建, 因此翻译评价应从静态的合规性判断, 转向动态的审美效果评估。

基于此, 翻译审美教育的重构需从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审美客体层面, 引入多元开放的文本类型, 打破标准美的封闭性, 将非文学文本的系统性审美分析纳入教学体系; 审美主体层面, 系统培育学生的审美意识与判断能力, 推动其向“模范读者”进阶; 审美再现层面, 构建动态多元的评价体系, 引导学生实现创造性的符号重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译行业的当下, 这种审美判断与创造性再现能力, 正是人类译者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人机协作的前景并非人与算法的二元对立, 而是各擅胜场: 算法可以高效完成符号转换并提供多元参考, 而译者则在 AI 辅助下, 于两种语言与文化的交汇处完成独一无二的审美重建, 让翻译从“技”的层面升华为“道”的境界。

本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翻译教学的审美误区与重构路径, 尚未通过实证教学实验验证相关路径的实际效果。后续研究可采用行动研究、教学实验等方法, 将动态多元的审美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际课堂, 通过量化与质性结合的方式, 评估其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效果, 进一步完善翻译审美教育的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 [1]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 [2]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 [3] 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修订版)[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6.
- [4]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5] 穆雷, 梁伟玲. 翻译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前路(2007-2022)[J]. 中国翻译, 2023, 44(6): 48-55.
- [6] 章艳. 审美理论视角下的翻译教学[J]. 外文研究, 2013, 1(3): 99-103, 108.
- [7] 朱光潜. 谈美·文艺心理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8] 艾柯. 美的历史[M]. 彭淮栋,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 [9] 郭全照. 玫瑰与蜗牛: 艾柯美学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0.
- [10] 艾柯. 开放的作品[M]. 刘儒庭,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11] Eco, U. (1976) *A Theory of Semiotic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2] Eco, U. (1979)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3] 覃江华. 翁贝托·艾柯翻译思想研究述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1): 104-112, 161.
- [14] 杨柳, 张柏然. “道”与“技”——被忽略的中国翻译教学问题[J]. 中国科技翻译, 2003(1): 21-22, 20.
- [15] 许旻. 年轻学子译文学名作, 别让网络流行语破坏了原文语境[N/OL]. 2018-12-15.
<https://wenhui.whb.cn/zhuzhan/xinwen/20181215/230576.html>, 2026-08-29.